

2014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

无处可逃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2014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

无处可逃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处可逃: 短篇小说卷 / 全国公安文联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6

(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ISBN 978 - 7 - 5014 - 5365 - 8

I. ①无… II. ①全…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785 号

无处可逃

全国公安文联 编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8.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65 - 8

定 价: 33.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由全国公安文联编选的“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已经出版了十卷，即《2011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三卷，含中篇小说卷《特殊任务》、短篇小说卷《结案风波》、纪实文学卷《追捕始于新婚之夜》）、《2012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四卷，含中篇小说卷《归案》、短篇小说卷《编外神探》、纪实文学卷《亮剑湄公河》、散文诗歌卷《我的贺年卡》）和《2013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三卷，含中篇小说卷《命运之魅》、短篇小说卷《沙堡》、纪实文学卷《追捕深海“掠食者”》）。这十卷作品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民警的欢迎和喜爱。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落实好公安部关于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中提出的“推出更多公安题材优秀文化作品，出版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公安文化品牌，推出公安文学精品，发现和扶持公安文学创作人才，满足新时期公安民警对公安文化的新期待、新需求，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更好地满足社会广大读者对优秀公安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全国公安文联和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决定继续编选、出版《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入选作品，均为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并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代表 2014 年度中国公安文学创作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歌体裁中的最高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具有突出特色，是奉献给广大关心和热爱公安文学的读者的精神大餐。

这是中国公安文坛第四次举办全国性年度公安文学作品精选的征集选编活动。

特别说明：《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出版四卷，即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纪实文学卷、散文诗歌卷。入选的 2013 年度散文、诗歌并入《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散文诗歌卷出版。

“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编委会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28 日

目 录

表决 / 魏 人	1
马警官的感情生活 / 李治邦	25
民警小温 / 残 雪	45
阿德警长 / 孙建伟	70
另一个“午夜撒旦” / 张 蓉	94
鬼影 / 许 震	114
余音 / 夏 凯	124
伤 / 朱建平	147
无处可逃 / 张遂涛	161
我的绰号兄弟 / 沈 雪	187
枪神 / 米 可	213
夜拍 / 邵江红	236
枪口 / 纪富强	256

表 决

魏 人

—

2013年6月16日早晨六点，蒋万里穿着那套九二式警服，左臂上箍着志愿者的袖标，站在光辉路9路公共汽车站上维持秩序。他今年七十三岁了，曾经是临江市丹阳路派出所第一任所长，当时丹阳路派出所是个副科级单位。他从1990年当这个所长，一直到崔震海接班。换新警服时，他正好退休二十八天。

六点二十五分，崔震海从床下拽出一个蒙满灰尘的老式皮箱。他没有马上擦去尘土打开皮箱，而是冲着皮箱发呆。崔震海今年六十九岁，从丹阳路派出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十二年

了。他退休的时候丹阳路派出所是正科级单位。当时刚换了新式警服，崔震海是三级警督，两杠一星，穿了不到三个月，他到点退休了。新式警服放进箱子里，箱子放在床底下，十二年没有动过。老伴进来，看他样子古怪，嘀咕一句：“想穿就穿呗，发什么呆！”崔震海抬眼瞅瞅老伴，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也有个人叹了口气。这个人叫王池。王池是崔震海的继任，2001年当上丹阳路派出所所长，一干就是八年。新式警服穿旧了多少套他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件事他清楚，宣布他退休的命令下达后，还宣布了一个文件，丹阳路派出所从科级单位升级为副处级单位。王池没有坐上这趟车，损失大了，退休金少了不说，分房子正科两室一厅，副处三室一厅。他倒无所谓，老婆却气出病了，一直瘫在床上，提起这事总是骂骂咧咧。

这时候，王池正在给老婆换尿不湿。老婆扭着身子说：“怎么想起用这个了，是不是要去开会？你一个退休的人，没事颠儿颠儿地开什么会，知道尿不湿多贵呀！”王池没理会老婆的絮叨，换好尿不湿，长长地叹了口气……

二

吴用是王池的徒弟，王池退休那年，他被破格提拔，从副科当上了副处级所长，干了一届，又当上了市局的副局长。人们都说，甬看叫吴用，当官就是有用。此时，吴用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来电话的人是市电视台专题部主任申子奇。申子奇的声音十分焦急：“我说吴大局长，你知道，这样的大好局面真真是来之不易，要当机立断！”

吴用回了一句“我明白”就放下电话，不料局长贡长海的电话又来了。贡长海声音沉闷：“吴用，这件事你自己要拿捏好分寸……”

吴用还是用一句“我明白”回答了贡长海。刚挂断手机，桌上的座机又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是老婆秦海英。秦海英是长虹幼儿园的园长。吴用把座机的连线拔了，端起茶杯大口大口地喝起

水来，喝完水长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头向后一仰，枕在皮椅的靠背上。还没枕利索，内线电话响了，是现任丹阳路派出所所长路阳梦。路阳梦声音沙哑：“吴局，井红来电话说要回来。”

吴用一惊，站了起来。“她回来凑什么热闹，不知道我们这里都顾头不顾腚了吗？”

“她说今天是蒋老爷子的生日，她要给他祝寿。”

放下电话，吴用用遥控器打开墙上的大屏幕，又按下通话键：“把光辉路的画面给我调出来。”话音刚落，屏幕上就出现了光辉路的全景和各地段的分割画面。吴用继续说：“要9路公共汽车站的近景。”

很快，吴用就看见了蒋万里瘦削的身影，他嘴里含着个哨，手里举个小旗子，维护上下车人群的秩序。吴用心里酸了一下。“让附近的交警把对讲机给蒋老爷子。”

一个骑摩托的交警进入画面，把对讲机递给蒋万里，被蒋万里推开了。交警通过对讲机报告：“吴局，老爷子说别烦他。”

吴用说：“告诉他，井红要回来。”

交警向蒋万里转达了这句话。吴用看见老爷子愣了一下，伸手取下嘴里的哨子，寻思了半晌，拿过交警的对讲机说：“吴用，井红不能回来。”

吴用说：“她听您的，您得发话。”

蒋万里说：“我的话现在谁还听！你听吗？！”

吴用心里又酸了一下。“师爷，我听……”

画面里的蒋万里叹了口气：“谁拦都拦不住了……算了，我试一下吧！”

三

王小梅和丰子明坐在丹阳路派出所对面的枫咖啡屋里，服务员端来两杯卡布奇诺。王小梅用勺子搅着咖啡。“你的事办好了吗？”

丰子明点上烟狠狠地抽了一口：“费大劲儿了！”

王小梅不耐烦了：“说结果！”

“结果就是要开会表决，每个人都要发言。”

王小梅刚端起杯子欲喝咖啡，叫丰子明这么一说，顿时把杯子用力往桌上一放，咖啡都溅了出来。丰子明连忙用纸巾擦。王小梅按住丰子明的手说：“擦什么擦！你说这是谁出的馊主意？是不是路阳梦？”

丰子明脸色涨红，看着王小梅按在自己手上的手，头都沁出汗了，嘴张着不敢出声。王小梅也意识到了尴尬，连忙把自己的手移开。丰子明这才长出了口气：“不是路所。”

王小梅哼了一声：“他也敢？！你说，是谁？”

丰子明小心翼翼地说：“我讲了你不许急呀……”

王小梅拍了一下丰子明的手。“我不急。快说！”

丰子明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稳稳神。王小梅眼睛一瞪：“哟，一分钱的小萝卜，你还拿一把？！”

丰子明这才放下杯子：“是……你爹，老王所。”

王小梅听了，一团火腾地一下蹿到脑门儿，两眼都在放金星。“发扣……”一句英文骂人话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王小梅是王池的女儿，现在是临江市电视台专题部的制片人。她和路阳梦是高中同学，也算青梅竹马，卿卿我我时期已过，就等择良辰吉日成婚。王小梅对路阳梦的前途格外关心，多年记者生涯让她深知夫贵妻荣的道理。何况路阳梦才三十二岁，研究生学历，曾是临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屡建奇功，本来局里打算提他当副支队长，但在王小梅的撺掇下来到了丹阳路派出所。王小梅的理由是，以后要当公安局长，不但专业要精，还必须有基层领导的经历，剩下的就是等机会了。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现在机会来了，拦路的不是别人，却是王池，她的亲爹！王小梅能不上火吗？

四

崔震海拎着装着警服的提袋刚出单元门，就碰见了张福森的老婆闵英。崔震海当所长时，张福森是他的部下。崔震海去党校学习那段时间，张福森代理所长，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歹徒用刀割伤了大腿神经，至今躺在床上，享受副科级待遇。

闵英说：“福森想见你。”

张福森家离这儿不远。崔震海先把衣服送到洗衣店，然后随闵英去看望张福森。张福森见了崔震海就说：“崔所，上午路阳梦打电话说晚上到所里开会，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表态，这事你知道吧？”

崔震海想开个玩笑说不知道，但看张福森一脸正经，就把玩笑咽到肚子里了。他点点头。张福森又说：“你是个啥态度？”

崔震海刚要张嘴，闵英端着一盘西瓜进了屋。“崔所，吃块西瓜败败火。”说着把一牙西瓜递给崔震海，“我家福森人实诚，这些年也没和组织上张过口，路所说晚上开会只要按路所的思路发言，局里就答应给福森调个三居室。”

张福森用拐杖敲着床吼：“你个老娘们儿，我和崔所谈事，你一边儿待着去！”

闵英嘟囔着：“外面待着就待着，你以为咱家还有外面？”说着一拉门走了。

张福森给崔震海递烟：“崔所，甭理她。娘们儿见识浅。”

崔震海尴尬地笑了笑，接过烟点上。“昨天夜里吴用就来电话了，说上面要把那件事宣传一下，问我同意不。我给蒋所和王所去了电话问他们的意思……”说到这儿，他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才说，“你这烟呛人。”

张福森说：“两块钱一盒的不呛才怪，全是梗子……你说，那两位是什么意思？”

“蒋所说，扯犊子！”

张福森问：“王所呢？”

“王所说，抽风呀！”

“那你啥情况？”

崔震海吃了口西瓜。“甜，福森，你也吃一块。”

张福森有点儿恼：“崔震海，你好歹也是个当过所长的人，躲闪个啥！”

崔震海说：“屁大的事，你急啥，说说，你啥态度？”

张福森手搔着头半天不言语。

崔震海说：“张福森，想当年你也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张福森一听这话动了火，抄起拐杖冲崔震海抡了过去。崔震海一把抓住拐杖：“你疯了！”

张福森松了拐杖，捂着脸哭了起来，哭得放肆。

崔震海拍拍他的肩膀：“兄弟，男儿有泪不轻弹！”

张福森哽咽着：“崔所，我还是男人吗？我连媳妇都不如。她还能蹲着撒尿，我只能躺着撒……”

崔震海的眼睛也湿润了：“福森，我明白了。”

张福森抬起泪眼：“你明白个啥？”

“你动心了……”

五

动心的人不止张福森一个，吴用也动心了。张福森和崔震海抱头痛哭的时候，吴用坐在车里，看着在9路公共汽车站上忙碌的蒋万里，心里琢磨待会儿该怎么和蒋万里说。

蒋万里当年在警界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当刑警的时候屡破大案，不但业内有好评，仕途也光明。那时，局里要在丹阳路建新所。丹阳路是临江的脏乱差地区，谁都躲着不去，蒋万里却报名去了。大家还以为他是要曲线升官，没料到他一直在丹阳所待到退休。

吴用问过师傅王池。一开始王池没有告诉他，直到有一次蒋万

里得了重病，师徒俩在病房守护，半夜里，两个警察押着一个戴手铐的男人进了病房。那男人进屋就跪在蒋万里床前，不住地磕头，拦都拦不住。吴用想问一下情况，被王池拦住了。等那些人走了，吴用问：“师傅，磕头的人是谁？”

王池拉吴用走出病房。“他把你师爷害惨了！这狗日的！”王池说这话时的表情让吴用心里结了块冰。

蒋万里破了这么多案，偏偏有一个案子耗了他大半辈子。那年，他抓了个贼。这贼叫方人也，和蒋万里住在同一个街道，隔了两个院子。方人妈妈的妈妈蒋万里也认识。老太太是街道治安积极分子，打听到是蒋万里办她儿子的案，曲里拐弯托到蒋万里的媳妇。老太太俩儿子，一个早先去外地音讯全无，方人也不争气也有目共睹。老太太泪一把鼻涕一把：“蒋同志，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最好他出来时能给我送个终……”

蒋万里明白判多少那是法院的事，但毕竟是邻居，他扶起老太太说：“您放心，他回不来，我给您办这事。”

方人也判了六年，送到外市服刑。蒋万里嘱咐媳妇没事招呼着老太太，媳妇嘴里也唠叨他多管闲事，可逢年过节，她还是过去给老太太拆拆洗洗，送点儿可口的吃食。第二年端午，蒋万里回家不见媳妇，街坊说见她端着粽子去老太太家了。蒋万里吃了两个粽子睡了一觉醒来，媳妇还没回家，就去老太太那儿接，谁知老太太说他媳妇早走了。这下蒋万里有点儿慌了，找到第二天中午，媳妇依旧不见踪影。他是警察，明白人失踪二十四小时后才能立案，去早了报案也白搭，就买了盒烟坐在家里寻思，脑仁都想疼了，也没想出媳妇失踪的原因。眼看天擦黑了，他才洗了把脸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所里都是熟人，还开玩笑，是不是嫂子有了相好的？蒋万里脸一黑，冲着对方就是一拳，幸亏有人拦着，要不非砸掉颗牙。所长说：“咋啦，开个玩笑，就认真了？”

蒋万里说：“人家人不见了，急得上房，你还开玩笑。连个同情心都丢了，你还算警察吗？”说得大家都不吭声了。

半年后，蒋万里家所在的丹阳路成立派出所，他主动要求当所

长，原因之一就是为找他失踪的媳妇。

一晃五年过去了，蒋万里的媳妇没找到，头发却全白了。不过，这没有耽误他每年去监狱看方人也。老太太是在方人也的刑期还有一年时去世的。临终前老太太拉着蒋万里的手说：“你是好人。”

蒋万里说：“您有啥交代的就交代吧。”

老太太说能不能让方人也回来给她披麻戴孝。蒋万里让老太太放心。老太太走时，是蒋万里披麻戴孝送的行。有人议论，咱可是警察，甬搞迷信。蒋万里黑着脸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给老太太当回儿子我愿意。”

老太太去世周年，方人也的刑期也满了。蒋万里去监狱接他，说替他找了个工作。看到蒋万里给自己的老娘办后事的照片，方人也扑通一声跪在蒋万里面前放声大哭：“我不是人呀！”

原来，方人也进监狱后一个月，他兄弟从南方回来了。听老太太说是蒋万里抓的他哥，就动了报复的念头。正好赶上蒋万里媳妇来送粽子，他兄弟觉得替哥报仇的时候到了，就借着送蒋万里媳妇出门的机会，在院子里把人生生地掐死了。院里有早些年打的一口机井，三十几米深，他兄弟顺手把尸体塞了进去，拖过一块磨盘压上，之后就回了深圳。

这一压就是整整五年。当初，也有人说会不会是方人也的亲戚或同伙下的手。蒋万里说他家只有个老太太，连下炕都费劲儿。现在听方人也这么一说，蒋万里心里冷了一下。方人也指着站在院里的兄弟：“他人就在那儿，来接我走。”

在方人也家的院子里，警方费了两天工夫，才把蒋万里的媳妇挖了出来，只剩一副白骨，还有一个镢子。那是蒋万里去云南办案时花了一年的积蓄给媳妇买的。人挖出来的时候天黑了，灯光一照，一白一绿，蒋万里看着白骨和镢子双眼发直，欲哭无泪……

六

蒋万里早就看见吴用那辆车了。他装作没看见，也赶上人多，等高峰期过去了，他才发现吴用的那辆车不见了。他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不锈钢保温杯，喝了口水。这保温杯是井红给他买的。看见保温杯，他就想起了井红……

方人也的兄弟叫方人达，被判了死刑。方人也犯了包庇罪，但因揭发有功，只判了两年。宣判后，蒋万里还找到检察院的朋友，说方人也是不是判重了。朋友说：“万里，方家兄弟是你的仇人。”

蒋万里说：“这我知道，可如果方人也不说呢？这案也结不了。”

朋友说：“你知不知道，你媳妇当时有两个月的身孕呢！”

蒋万里的媳妇比他小十二岁，是看了蒋万里的事迹才嫁给他的。那年蒋万里四十岁。媳妇出事时，他们才结婚一年六个月。

案子破了，蒋万里回家冲媳妇的遗像磕了三个头，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昏天黑地，直到有人敲门。来人是崔震海和张福森，还有居委会的徐大妈。徐大妈说：“方人达被枪毙了，可户口还在这里。法院让去收尸。现在方人也押在监狱里，可总得有人收尸吧！”

崔震海说：“方人达就没个老婆什么的？”

张福森说：“这事儿应该由民政部门管。”

徐大妈说：“我一个女人，你们得伸把手……”

崔震海和张福森还要说什么，被蒋万里拦住了：“福森去通知家属，人一来就火化。咱们帮徐大妈一把。”

过了两天，家属没有来，来的是深圳那边的警察，还抱着个六个月大的女孩儿。原来，当地警方找到方人达家时，发现他老婆在家吸毒过量死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警方把女孩儿送进福利院。福利院说可以代管一段时间，让警方尽快找到女孩儿的亲属。方人达在深圳没有户口，也没有亲人，他老婆的原籍也不清楚，他们索性把孩子送了过来。女孩儿长得唇红齿白，吃饱后就笑，脸蛋一边

一个酒窝，谁看着都喜欢。

喜欢归喜欢，事情还得办，要火化方人达得有亲属签字才行。小女孩儿连个名字都没有，更别说户口了。张福森说：“法律上说过了领尸体的时间，尸体就由法院处理了，咱也就甭瞎忙了，更何况这人是杀老蒋媳妇的凶手。”

话一出口，大家都安静了，目光都聚集在蒋万里身上。蒋万里垂着头不言语。

徐大妈说：“不管是什么，人没了总得入土为安呀！”

张福森说：“理是这个理，可……”

他话没说完，女孩儿在床上哭了，声音凄凉。在这哭声里，蒋万里慢慢地抬起头说：“还有时间给孩子上户口。”

徐大妈接着说：“得有个监护人吧？”

蒋万里说：“我当吧。”

女孩儿的户口上在蒋家，还给起了个名——蒋井红。

井红是在丹阳路派出所长大的。最初，蒋万里抱着她挨家讨奶吃，所里生养过的女警都喂过井红。后来井红长大了，要上学了，蒋万里家离学校远，崔震海就把井红接家里了，两口子有个儿子，正稀罕女儿呢。再后来崔震海退休了，井红上高中。到了要考大学时，有一天，蒋万里把崔震海、王池和接班的吴用请到家里，特地从馆子里叫了一桌菜，打开了在北京参加表彰大会时公安部长送给他的那瓶保存了十五年的五粮液。

几位进屋就嗅到了好酒的味道。王池说：“蒋所，这酒终于见了天日。”

崔震海说：“有什么事就吱一声，这是何必呢！”

吴用说：“可惜了，有五条禁令，我只有闻闻的份儿。”

酒过三巡，蒋万里说：“我说个事……”

那三个人一齐打断他：“你不说我们也知道是啥事！”

蒋万里看着他们：“啥事？”

三个人一齐说：“井红的事呗！”

蒋万里问吴用：“你也明白？”

吴用长出了口气：“我要是不明白，还能是丹阳所的人吗？”

当天，吴用就把蒋万里和井红的户口由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改为父女了。

不久，井红考上了公安大学，去北京读书了。

七

这天下课后，老师把井红留下。“井红，我认识你爸，那是我仰慕的警界前辈。”

老师年轻，学校的师生恋禁令也挡不住他的荷尔蒙喷发。派出所里长大的井红见多识广，浅浅一笑说：“明天我把我爸的电话给你。”

她转身要走，又被老师喊住。老师一本正经地说：“系里通知，你的实习地点变了。不去临江市了，改为北京市房山区。”

井红喊：“你利用职权！”

老师说：“你问你爸去！”

等她缓过神来，老师早已不见踪影。井红气得直跺脚。这时电话响了，是蒋万里的。听了井红的话，他说：“去房山好，回临江别人会说闲话的。”

井红抽泣着说：“你是我爸不？”

蒋万里在电话那头空白了十秒才说：“爸首先是警察，当然也是你爸。”

井红更不高兴了：“这算什么事，别人……”

“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还没说完，井红挂了电话。蒋万里对着电话发了好一会儿呆……

八

如今的丹阳路派出所，早已不是蒋万里、崔震海、王池那时候